

# 河西走廊与陆上丝绸之路



坛主小传：

**张国刚**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，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。2004年入选清华大学“985百人计划”，2006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，2014年入选北京市高校优秀教学名师。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及中西文化关系史。在清华开设的《中西文化关系史》获评清华大学、北京市、教育部精品课程，《大唐兴衰》获评教育部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。

明人陈策《祁连山》诗有云：“马上望祁连，连峰高插天。”古人诗句中描绘的祁连山，纵横千里，焉支山和龙首山皆为其余脉。史料记载，“祁连山”由匈奴人命名，“祁连”意为天一样的山。文献中的祁连山横跨古今，历史悠长；地理上的祁连山路程万里，旷远无限。此次讲坛，我们以祁连山为底色，近距离审视发生在河西走廊上的古代丝路故事。

## 张骞“凿空”

西汉时期，朝廷常以和亲、物资赠送等方式获得与匈奴间的和平，避免他们更深入地侵扰中原。汉高祖刘邦曾尝试一举解决匈奴问题，但是未能成功，最终仍采用和亲方式解决问题。汉初一段时间里，中原王朝一度因饱经战乱而经济凋敝，《汉书·食货志》记载，“天子不能具醇醪，而将相或乘牛车”，当时西汉的国力并不足以抗衡匈奴。

公元前141年，汉武帝年少继位，在他的治理下，西汉王朝逐渐强盛。汉武帝听说匈奴人与大月氏结下深仇，于是筹划派出使节，期望与大月氏联手夹击匈奴，断其右臂。其时，汉中人张骞应募前往，由此祁连山迎来了西汉历史上著名的凿空之士。

张骞自幼有建功立业之志，奉命出使时年约25岁。公元前139年，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，行进不久就被匈奴俘虏，但匈奴因不知其使命，并未杀他，而是将其长期囚禁。张骞虽久困匈奴，在当地娶妻生子，但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出使任务，11年后终于觅得机会，逃离匈奴并顺利找到了大月氏。大月氏人在西方又名吐火罗人（敦煌二字原本出于此），属印欧人分支。张骞寻得大月氏时，其领地大夏（巴克特里亚）水草丰美、土地平整、宜耕宜牧、宜居宜业，大月氏已无心再向匈奴寻仇。张骞因此

未完成使命，只得从羌中返，途中再次被匈奴拘捕囚禁。一年后匈奴单于去世，张骞趁机再度逃脱，终于在公元前126年回到长安。张骞首次出使前后历时13年，可谓艰苦卓绝。公元前119年，张骞二度出使西域。当时西汉王朝与匈奴之间发生的河套之战、河西之战、漠南漠北之战已经结束，因此张骞二度出使的目的是作为友好使者联络乌孙等西域各国。二度出使，张骞主要驻守在伊犁河谷的乌孙，派出众多使节分头向西。公元前115年，张骞归汉，不久去世，此时其使命仍未全部完成。但当时乌孙等遥远的国家都派使节来到长安，西域诸国“重译来朝”，得到了西汉王朝的重视。

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并带回了西域地区丰富的信息，打通了西汉王朝与西域诸国的交通路线，让汉人得以了解西域乃至更遥远之地。张骞因此获得了极高评价，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中记载：“于是，西北国始通于汉矣，张骞凿空。”司马迁赞其“凿空西域”，梁启超也称张骞为世界史开第一幕。

从史学史角度来看，司马迁《史记》所开创的中国古代正史书写，属于具有全球视野的历史书写，它不仅包含历代王朝的重要人物、各个方面的制度，也包括对外国历史的记录。相较而言，希腊希罗多德被西方称为“历史之父”，他所记录的希波战争，其中具体记载最远之地止步于波斯、埃及以及地中海东部。从时间上来说，司马迁虽晚于希罗多德数百年，但其《史记》所记述的地理事迹已远迈祁连山，涉及当时的安息等国，《史记》所开启的中国正史记载，后来一路向西直至大秦（罗马）。张骞跨过祁连山的“凿空”西域之旅，加之其后继者的努力，让两千多年前的中国人得以更多了解到以往认知以外的世界。

## 河西四郡

祁连山下的甘肃张掖山丹马场，是世界上最大、最古老的马场之一，最早开辟于西汉名将霍去病时期，当地一直延续养马传统。山丹马场为群山所环绕，北面还有长城，其地理位置相对靠南，距离战场一线较远，因此每当中原王朝的都城定于长安或洛阳时，山丹马场经常用于王朝军事力量的马匹储备。

在古代战争中，马是极为重要的。对于游牧民族而言，马匹也是其财产的一部分，而历史上著名的绢马贸易，也与此息息相关。

与山丹马场有历史联系的霍去病，堪称西汉传奇名将。虽然24岁即英年早逝，但是霍去病在短暂的军事生涯中仍创下了惊人的战绩。霍去病作战雷厉风行，在对抗匈奴的大小战斗中表现出色。作为西汉重要将领卫青的外甥，霍去病从小就对马匹乃至军事有着浓厚的兴趣。当时的匈奴骑兵强大，强盛时不下数十万人，但是由于草原游牧生活方式的限制，匈奴虽然家家为兵，但平时各部并不聚在一起，所以每次与汉朝交战之前的集兵过程，需要较长时间，这就给了擅长骑兵奔袭的霍去病展示其卓越军事才能的机会。公元前121年，河西之战爆发，霍去病率领汉

朝骑兵神出鬼没，打得匈奴措手不及。此战之胜，让西汉王朝得以控制河西走廊，由此西域交通打开，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开启。

霍去病能够脱颖而出，除了他的天赋和努力，也离不开汉武帝识人的独到之处。汉武帝曾提出：“盖有非常之功，必待非常之人。”他认为，非同寻常的功业必须非同寻常的人才去完成；而非同寻常的人虽有短板，但不能因某个缺点而否认他。霍去病英勇善战，但是史料中也记录了他明显的缺点，正是汉武帝给予了霍去病展示军事才华的机会，最终让霍去病成为西汉名将。

张骞贯通东西、霍去病打下河西走廊后，西汉在这里开始屯田，发展农业。一般来说，农业生产需要年平均降雨量400毫米以上，但是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，当时甘肃武威、张掖一带的年平均降雨量连达到200毫米都十分勉强，所以西汉在河西走廊发展农业，还需要来自祁连山的雪水。中国古代水利灌溉工程知名者不少，如战国时期的都江堰、郑国渠等，为了满足当地农业种植的灌溉所需，西汉部署人力开凿了张掖的金渠，这是中国内地较早的一个大型渠，它为古代张掖成为塞上江南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从汉武帝起，中原王朝开始系统经略河西走廊：为了守御河西走廊，先设立军屯，军屯有了粮食积蓄后，逐渐发展民屯，而后设立河西各郡行政机构，最早设立的是酒泉郡，之后又设武威郡、张掖郡、敦煌郡，历经西汉武帝、昭帝、宣帝、元帝几朝，河西四郡巩固了中原王朝在河西走廊的统治。

## 丝绸之路

长安、洛阳到敦煌以及天山廊道属于古代丝绸之路东段。2014年，中国、哈萨克斯坦、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报陆上丝绸之路的东段“丝绸之路：长安—天山廊道的路网”，成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。

在陆上丝绸之路中，河西走廊的重要性在于“千道万道，河西走廊都是绕不开的道”，所以它被称为从中原通往西域的“咽喉要道”。同时河西走廊像T型台的纵线一样，将中国南北两面隔开（关中、蜀中为横线），在几千年的古代历史中对维护中国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在古代，丝绸之路东段是丝绸产地。丝绸到达中段后被当地王公大臣消费，也从此段传送到更远的罗马。《罗马帝国与丝绸之路》一书记载，罗马帝国当时一年收入的大概30%是依靠其在东边和南边的收税所得，其中特别谈到了东方消费品的税收。公元前49年，恺撒为彰显其在高卢打仗得胜归来的功绩，下令把罗马城阳台上的亚麻遮阳布全部换成丝绸，从此形成了罗马统治者重大活动使用丝绸的传统。

在古代，丝绸之路的贸易，从东到西实行的是分段“传递式”销售：东段从长安到敦煌主要是商品“出去”的过程；西域所在的中段，虽然当地人口较少，但是属于商品运输的必经之路；西段沿途国家则主要是消费方。因此古代丝绸之路的货品贸易状态，是由东向西一

段段地传递，并非是自东向西一站式的直通。在货品自东向西一段段传递过程中，商人会不断进行交易——在哪里先能被卖上高价，就会先在哪里被卖出，然后商人们就拿着钱继续下一笔生意——通过如此不断地交易，实现货品向西传递。

丝绸之路的开通，促进了古代东西方物产资源的交换和运输。漆器、唐三彩、丝绸等货品均诞生于中国，它们随丝绸之路西行远播，而苜蓿、西瓜、菠菜、黄瓜（本名胡瓜）、胡萝卜、蚕豆（胡豆）、胡椒等物产，最初都是从西边运输而来，最终在中原扎根。

其中最重要的货品就是丝绸。丝绸在中国具有悠长的发展历程，可以溯源至传说中的黄帝妻子嫫祖。《大唐西域记》记载了蚕种西传的故事，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新疆于阗发现了记述这个故事的壁画，壁画描绘的是一位中国公主嫁给于阗王，于阗那时穿粗布衣服没有丝绸，便请求公主将蚕种带过去，于是公主把蚕种放到帽子里逃避出关检查，最终将蚕种带到于阗，此后当地开始养蚕做丝。丝绸制作技术不断西传，后来波斯、罗马也学会做丝绸。不过在古代，中国始终是国际市场上最大的丝绸供应方。

丝绸之路也促进了古代东西方文化的交流。两汉时期就有许多西域人员来到中原，随之带来了西域文化。到了唐代，这种文化传播进一步加强，后来风靡中原的一些歌舞也源自西域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胡旋舞和胡腾舞。胡旋舞一般由女子跳，胡腾舞一般是男子跳。霓裳羽衣曲中杨贵妃跳的就是胡旋舞，唐朝节度使安禄山则是胡腾舞高手。

陆上丝绸之路在汉朝开拓，在唐朝进入兴盛期，这离不开唐朝强大国力的支持。唐朝对外来文化的态度可谓胸怀博大，《资治通鉴》中记载，唐太宗自诩“自古帝王皆贱夷狄，贵华夏，朕独反之如一”。

唐宋以后，海路贸易逐渐发达，陆上丝绸之路的很多功能逐渐被海上丝绸之路所取代。

## 文化重镇

自古以来，河西走廊都是文化重镇，岑参、王维、陈子昂、高适、李白、杜甫等著名诗人都在河西走廊留下过足迹。其中岑参、陈子昂、高适等都有确切记载在这里担任过公职。唐朝诗人岑参去北庭封常清幕府任职，途经凉州时，在凉州工作的老朋友前来相送，欢聚夜饮，于是岑参写下了《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》一诗记录当时的情景。

王维在《使至塞上》一诗中写道：“征蓬出汉塞，归雁入胡天”；岑参也写过“胡天八月即飞雪”的名句，“胡天”二字在唐诗中多次出现。胡天跟汉月，胡风跟汉俗往往是相对的。

河西走廊历史悠久盛名远播，它成为古人眼中的重要文化意象，有许多文人其实未曾亲至河西，却依旧为之赋诗，其中不乏名作。唐人韦应物就曾在《调笑令·胡马》中写道：“胡马，胡马，远放燕支山下。跑沙跑雪独嘶，东望西望路迷。迷路，迷路，边草无穷日暮”，但

韦应物从未在河西走廊任职。依据文化意象创作，是很多文人常见的创作状态，如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实则是依据滕子京给他的一幅画而作，并非亲至岳阳楼所写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由于当时中原战乱，不少知识分子到此地避难，河西走廊成为儒家文化传承的重要区域。陈寅恪先生在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》中说：“惟此偏隅之地，保存汉代中原之文化学术，经历东汉末、西晋之大乱，及北朝扰攘之长期，能不失坠，卒得辗转灌输，加入隋唐统一混合之文化，蔚然为独立之一源，继前启后，实吾国文化史之一大业。”陈寅恪先生强调的是中原文明在这里能够保存，对中国文明发展很重要。但除此之外，河西走廊是古代多民族杂居的地方，是东西交流的通道，中西文化在这里交融相汇，所以河西走廊对古代中华文化的发展，还具有孕育、消化、吸收的作用，这对于丰富中国古代文化来说，是有重要意义的。

在丝绸之路的千年历史中，祁连山下的河西走廊是诸多民族、历史名人的活动舞台，这也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包容性、连续性。

## 隋帝西巡

隋炀帝是行至最西的中原皇帝，也是历史上唯一巡视过祁连山的皇帝。他曾在西巡时写下《饮马长城窟行》，诗中所述的“秋昏塞外云”将秋天、黄昏、塞外的云描绘得淋漓尽致。

公元609年，隋炀帝从长安出发西征，到达青海附近的吐谷浑，与敌交战并获胜，史称“覆袁川之战”。此战结束后，隋炀帝决定翻越祁连山前往河西走廊。隋炀帝一行经过大斗拔谷（今扁都口）时，山路险峻，风雪晦暝，隋炀帝的姐姐乐平公主以及许多随行的宫人、士卒相继冻死，历经千辛万苦，终于到达河西走廊重镇张掖。当时驻守武威郡的隋朝官员樊子盖，组织武威、张掖人员在道左（古丝路道，峡口西侧）“佩金玉、穿锦履”，焚香奏乐，歌舞喧嚷，夹道欢迎隋炀帝。隋炀帝又在“观风行殿”（行宫）盛陈文物布展，让西域诸王及使者观看。

此前隋炀帝曾派遣黄门侍郎裴矩前往张掖主持“互市”，裴矩根据调查情况



祁连山麓山丹马场的马群。新华社 发

推进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新风

金昌市融媒体中心 宣